

浙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学

八十八师 与二·二八淞沪抗战

徐骏 著

BASHI BA SHI YU
YER BA SONCHU KANGZHAN
「王牌军」血洒淞沪，「八八师」浩气长存！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编号：2016CBQ01）

八十八师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徐 骏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八师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徐骏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178-2436-7

I. ①八… II. ①徐… III. ①一·二八事变—史料
IV. ①K264.3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052 号

八十八师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徐 骏 著

出 品 人	鲍观明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任晓燕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校对	贺 然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0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436-7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谨以此书献给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阵亡将士！

铭记历史,铭记八十八师(序)

徐迅雷^①

以此上溯七十周年,河山光复,中国胜利,人民胜利,正义胜利,和平胜利。

以此上溯七十八年,全民抗战,困厄空前,惨烈空前,悲壮空前,神圣空前。

以此上溯八十四年,日军侵华,“二战”开端,奴役开端,疯狂开端,残暴开端。

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随着柳条湖一声爆炸,日本帝国主义把吞噬中国的野心变成了行动。中华民族三千年以降,自此始遇最强最巨之外侮。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十四年抗日持久战,中国人民书写下伟大的抗战精神,那就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了胜利日大阅兵;这一天,中国向世界宣布将裁军三十万;这一天,中国清晰地告知全人类:纪念胜利,就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铭记历史、铭刻抗战精神之作。这部书,把我们带回“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二年,带入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弥漫的战场,带进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的世界。

^① 徐迅雷系《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好多年之后，徐骏先生回想起这段“删繁就简三秋树”的生活，一定会心生暖意——他专心于做一件事，从而成就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就是这部关于八十八师的抗战之书。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性著作，我对我的同姓人徐骏先生说，这本著作，胜过博士论文，完全可以凭它获得博士学位。这里的挖掘，已尽其详，仅图片就搜集了六百多张。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作者真当是有意志、能坚持、能静心、得成果。

八十八师当年驻防杭州，俞济时是师长，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率领八十八师驰援上海，投入惨烈的战斗。不久前，我曾从档案出发，写过一篇关于俞济时的文章，简要提到这位后来长期担任蒋介石贴身侍卫长的将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七十四军首任军长，又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杭州西湖边，立起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杭州的松木场，立起了阵亡将士纪念坊。前者是中国第一座抗战题材的纪念雕塑，塔身正面由俞济时题刻塔名——“一·二八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后者也镌刻着俞济时书撰的著名联句：“华表接青霄一角湖山归战骨，墓门萋碧草十年汗马念前功。”

徐骏是杭州人，小时候住在松木场铁路新村，那高大的牌坊，就立在他童年玩耍的地方；后来，他知道那是八十八师阵亡将士纪念坊，于是，他有了一个心愿：要去仔细了解这支部队，了解淞沪抗战，了解这些抗战烈士。终于，徐骏成了一位最忠实的历史“搬运工”，将各方资料汇集、整理，尽最大可能完整地还原事件、人物、史实，他说，那是“为了一份不能忘却的敬意”。

在这里，作者帮助我们解开牌坊之谜、墓园之谜，探索“万宝山事件”“日僧事件”等等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了解那时日本的意图、国民政府的对策。

在这里，我们看到开战后的首战、再战，那是如何的风云激荡：从闸北的还击，到商务印书馆被炸；从日本陆军参战，到日军的一次次换帅；从两翼作战，到“中央突破”；从血战庙行，到撤至第二防线……

在这里，作者不仅描述了日军的暴行、民众的抗战、战后的祭奠，更是最为详尽地考证了先烈的情况，从阵亡人数到烈士英名，从烈士英容到烈

士简历等等，都在纸上一一呈现。

我是浙江青田人，在书中，我首次见到了我的三位同乡先烈：陈绍笙，青田北山人，出身于当地望族，时任步兵五二三团十二连上尉连长，在江湾之役中身先士卒，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陈镇南，第五二四团一营三连准尉、代排长，在庙行激战中牺牲；张展，第五二七团一营一连中尉、排长，牺牲于麦家宅前。

记住先烈，就是对先烈最好的缅怀。

作者如果没有下真功夫、苦功夫、笨功夫，那是做不到这般详尽翔实、完整完全呈现历史的。

还原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浩气长存！

铭记历史，今人务必更加珍爱和平！

二

都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刻我最想说的是：“知己知彼，和平可期！”

忘记历史，错认历史，误解历史，说明“不知己”的情况之严重与可怕。今天知道八十八师的人有几个？能分清“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两次淞沪抗战的人似乎也不多。正如徐骏所说的：“对历史的遗忘和无知，是一个民族的致命伤。”通过这部著作，徐骏力助我们“知己”“知史”，其功其德，确实无量。

而我们“知彼”——知道日本的历史和今天，同样是一门比较疏略的功课。徐骏在书中，以“知彼”之精神，用整个第二章“风起云涌”，详解当年日本侵华的原因、背景和“准备动作”，以助读者从历史的视角知晓彼时的对手日本是怎么样的。

从历史到今日，“二战”之后的日本，一个重要的“知彼”视角是：七十年过去，与德国相比，同为战败国的日本，为何其战争罪责观如此之不同？这值得深入研究与剖析。

“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这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诗人本居宣长的和歌。活如樱花绚烂短暂，死似樱花离去果断，樱花成了日本大和民族的精神象征。“大和”对外却“大不和”，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从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七十年来，日本依然在回避、躲避、规避罪责，一直抱着不可救药的战争罪责观，在里头纠结沉湎、无法自拔。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讲话,态度和内容更为纠结:承认侵略不好,不承认侵略也不好;担负战争罪责不好,不担负战争罪责也不好;为历史道歉不好,不为历史道歉也不好。费尽心机之后,来了个第三者视角的叙述,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的方式,间接带出“反省”“道歉”之语词。难怪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不客气地批评“安倍谈话”华而不实:“他用了很多美丽的词句侃侃而谈,但是我不清楚他在为什么而道歉。”

战后七十年,在美国的钳制下,日本的防卫力量没有“开过一枪”;但是,七十年来,日本的战争罪责观也没有“进过一步”。日本不能快刀斩乱麻,与罪恶的战争历史“一刀两断”,这与德国反思“二战”罪责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德国的罪责观,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但日本的罪责观仍远远落后于德国,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说,“日本右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整体上类似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右翼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以充满闪烁的言论来否认‘侵略’与‘战败’的事实,进而用蛊惑人心的‘认同需求’,来刺激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没错,今天的日本右翼,与百年前的德国右翼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长期以来,总体而言,日本主流的战争罪责观就是轻罪化、去罪化、免罪化、非罪化,这从无奈地宣告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一刻就开始形成了。而到了日本右翼那里,更是煮烂的鸭子——嘴硬:不说侵略,只说进入;不说战败,只说终战;不说殖民,只说共荣。德国早已通过立法来遏止新纳粹,日本却还是那个不肯自拔、不愿自拔、不会自拔的模样,依然怀着岛国心理、小国心态、弱国心机,与世界周旋。

曾获联合国和平奖的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说:“在激进主义的潮流背后,是无数的牺牲者,为此付出血与苦的沉重代价。”无论是浩浩荡荡地走向“二战”,还是战后畏畏缩缩不肯清算历史,“血与苦”的背后,紧密相连的是日本民族的精神特性。“集体本位主义”构成了日本的“民族魂”,它带来了奇特的极端情形:喜新又好旧,服从又不驯,温和又残酷,循规又反常,蹈矩又变态,清晰又暧昧……菊与刀,绽放与陨落,优柔敏感与血腥暴力,故步自封与谦虚好学,无条件的敬重与无原则的颠覆,全然交织在一起。基辛格博士曾说: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成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安倍晋三今日的执着,正是日本民族精神特性的投射与缩影;他的战争史观,没有也不可能跳出大历史。

战争罪责观是战争史观中的重要一页。在今天,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研究日本的战争罪责观,要做出正确研判,要避免误读误判。和平无比珍贵,在和平时期“知己知彼”依然极为重要——知己知彼,不是为了“百战百

胜”；知己知彼，只是为了“避免战争”。

三

战前的日本，对中国覬覦已久；他们当年为了“知彼”，研究中国之细致，确非一般人所能比。譬如杭州的近邻、莫干山下的湖州武康县，日前展示的一幅地图，相当之详之细，由日本“支那派遣军参谋部”印制，测绘时间是中华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而在一九三七年，一份日军调查队编就的调查资料，光是目录就有五百二十六页。徐骏在本书中也提到，一份来自日本关东军的秘密报告称：“中国军队与帝国皇军的差距……当在三十年以上。”这个研判的背后，是想而能知的竭力研究。

以这几个细节之例，可见那时日本对中国研究之透彻，知己知彼、覬覦中国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做得此般深入、细致、到位。从日军一八七二年派员来华偷偷“做研究”，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其间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收集、研究各类情报，难怪蒋介石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曾感叹：“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

暂时抛开军事，我们单纯从“研究”的角度看，日本人那种认真的劲头和细致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取彼之长的。我们的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反着来的，浮躁粗糙甚至简单粗暴屡见不鲜，比如有清华大学的教授在书中将韦氏拼音的蒋介石翻译为“常凯申”，成了著名的笑话。杭州两位教授合著了一本关于中国战区抗战时期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书，序言提及八十八师阵亡将士纪念坊的联语，错了多处：把俞济时所题的，写成“墓门萎碧草十年汗马念前功，华表接青霄一角湖山归战骨”，这里不仅将“萋碧草”错写成“萎碧草”，而且上下联也弄反了；把黄绍竑所题的，写成“浩气壮湖山魂来怒卷江湖白，英名缅袍泽劫后新滋茎草青”，将“江湖白”错写成了“江湖白”，把“墓草青”错写成了“茎草青”。“江湖白”描摹的是钱塘江大潮，可是“江湖白”不仅与前面的“壮湖山”两个“湖”字重复，而且“湖”也“白”不起来。如此这般，还真是对不起先贤先烈啊！

徐骏先生撰写此书，则是用心钻研、穷尽所思，脑力与心力并举，认真和顶真齐飞，我看这已是值得日本人学习了。徐骏当年是浙江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著书时得到他的老师、研究新闻史的何扬鸣教授的悉心指导，真正秉承了老师独立思考、严谨求证、理性判断、周全细致的治学理念，而且一一体现在书中，这极为可贵。

史料考证,必须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工夫”和“硬功夫”。在这个过程中,徐骏一次次穿梭于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杭州师范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杭州市园文局考古所、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地方,孜孜矻矻,勤勤恳恳,从故纸堆里找新意,在被遗忘处挖真相,这样的治学精神和治史作风,殊为难得。若非如此,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的抗战精神、英烈风采,就难以如此详细完整地得以还原与呈现。

四

“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一九一一辛亥年,梁启超先生在途经日据下的台湾时,写诗感怀,沧桑悲怆,跃然纸上。甲午之败,日据台湾,台湾人民更早进行了抗日斗争,同样可歌可泣。我写这一序言之时,恰逢九三胜利日,我在台湾自由行;满怀尊敬之心,我特地去瞻仰了台北的忠烈祠,在这里见到了最为完全完整的抗日烈士的牌位,为国捐躯的将军们的雕像。

一部抗战史,也是一部精神史、心灵史,一部民族觉醒史、成长史。“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有识之士就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声。“七七事变”发生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成为共识。“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守土抗战,视死如归,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整个“二战”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始最早、结束最迟、持续时间最长。中华民族以三千五百多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赢得了抗击外敌入侵的最伟大、最完全的胜利。

抗战是宣言书,抗战是宣传队,抗战是播种机。抗战是以我们胜利、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的!

抗战期间,浙江和杭州是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战争灾难最为深重的省、市之一,同时也是最为坚韧不拔、苦难辉煌的抗战地区。“为国家牺牲”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为杭州树立了无声更无畏的榜样。杭州笕桥“八一四”空战,高志航率领中国空军首次一举击落六架日军飞机,气冲霄汉;富阳东洲保卫战,地方自卫团浴血奋战击败装备精良的日军,可歌可

泣；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举校西迁，谱写了“文军长征”的奇迹，自强不息；从杭州富阳走出的抗日爱国作家郁达夫，“血祭神州头作樽”，牺牲于异国他乡，浩气长存……

毫无疑问，面对这样前仆后继、共御外敌的中国人，日本军国主义必然会迎来它的“落日”。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再一次共享胜利！在胜利日大阅兵前一天，在杭州富阳受降镇“侵浙日军受降仪式旧址”前，也隆重集会，举行纪念活动，共同铭记先辈的伟大功勋，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伟大的胜利，山河不会忘记；英勇的先烈，祖国不会忘记。抗战胜利由我们的先辈所赢取，后人请予尊敬。与八十八师的志士一样，后来杭州涌现了一大批铁骨铮铮的“杭铁头”；在今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作“抗战老兵”。在这次阅兵式上，国共抗战老兵首次共同参与阅兵，他们平均已经年届九旬，最年长者已有一百零二岁。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时光虽无情，精神必永存！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举起手来，向所有的抗战英雄们，致敬！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太平需要赢取，和平需要捍卫。唯有真正热爱和平的人，才能真正开创美好的未来。从“战争的世纪”过渡到“和平的世纪”，能够杜绝战争、永续和平，才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当年经历过战争苦难的日本人，到如今确实已经为数不多了；时光会淡化战争的痛苦体验，但珍爱和平就必须铭记历史。早在二十多年前，日本的年轻一代，就有组织地认真收集整理了诸多战争亲历者的证言，出版了多达八十卷的反战书籍，向今人讲述战争的悲惨与残酷，重现那些活生生的苦难史实，以记忆引发反思。年轻的一代、未来的一代代做对了，才能和平可期、安宁有望，才能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共享胜利，荣耀梦想。我们今天的梦想就是民族复兴，就是世界和平。以史为鉴，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步。今天的日本更应明白：所有的宽容都有底线，干戈杀伐，绝无出路；和平无价，更应珍惜。

伟大的抗战，永载中华民族史册；伟大的胜利，永载人类和平史册！这，也是我们今天铭记历史、铭记八十八师的意义之所在！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于台北

前 言

对历史的遗忘和无知，是一个民族的致命伤。

曾经在上海街头，一名市民被问及可知这里曾发生过两次抗日战争时，大睁着眼睛说：“上海还曾打过那么大的仗？我怎么看不出来，也没听说过？”

一个饭店老板因在店外悬挂日本军旗，要求全体服务员工穿日本军装、行日本礼而被媒体曝光，面对记者和执法者的质问，老板一脸无辜地说：“我只不过想搞点花样赚点钱，哪想那么多？”

一个优秀的民族不仅要有对未来的梦想，也要有对历史的尊重与铭记。从耶路撒冷的哭墙到波兰的大屠杀纪念碑，从响彻俄罗斯全境的纪念卫国战争警报，到珍珠港亚利桑那号残骸上的纪念馆，都在展示着历史，诉说着创伤和教训。

在杭州，有很多人不知道西湖边有中国第一座抗战题材的纪念塔，西溪路上还有一座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的纪念牌坊。日本人每次隆重参拜靖国神社，我们都愤起谴责，可我们自己对抗战先烈又关注过多少？对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我们可曾恭恭敬敬地祭奠一回？

对于抗战早期的淞沪抗战，现在著作比较多，宣传得比较多的是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八十八师谢晋元团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但对五年前规模相对较小，却是中日双方第一次出动正规军正面交锋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著作和宣传都较少，资料也不多。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提法，我认为是不准确的。难道1937年之前就没有抗战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就有好几支抗日义勇军不屈地奋战在黑土地上。到1932年1月28日更是爆发了轰动国际的淞沪抗战，中日双方共有十多万正规军参战，中国军队为了抵抗侵略、保卫家园，共有14000多名官兵伤亡。这些，“八年抗战”都未将其包括在内。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十四年抗战”（1931年至1945年），而“八年抗战”应改为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后的“八年全面抗战”。

我是杭州人，小时候住在松木场铁路新村，记得童年玩耍的地方有一高大的牌坊，那时不知道这个牌坊是做什么用的，经常在它周围玩耍嬉戏，多年以后才知道那被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坊。于是，我就有个心愿，想要了解八十八师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抗战烈士又都是些什么人。

由于相隔年代较远及历史因素，现有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以宣传十九路军战绩为主，而作为增援部队中途进入战场的八十八师被纳入十九路军指挥系统，属于“非主流”，所以其史料相对难找，但我还是做了一回历史的“搬运工”，将各方面收集的资料汇集、整理，并尽可能完整地按原貌将这些事件和人物一一还原、展示出来，目的就是为了一份不能忘却的敬意。

目 录

第一章 松木场	001
一、纪念塔	007
二、墓园之谜	014
三、牌坊之谜	037
四、八十八师	042
第二章 风起云涌	051
一、万宝山事件	051
二、恶人先告状	054
三、日僧事件	055
四、日本的意图	059
五、海军的嫉妒与行动	061
六、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064
七、十九路军驻防淞沪	065
八、国民政府的对策	067
第三章 开 战	071
一、战 场	074
二、首 战	075
三、闸北的还击	078
四、商务印书馆被炸	081
五、暂停时的增兵	082
六、再 战	083
七、日军换帅	088
八、“德械师”增援	091

九、日陆军参战	96
十、两翼作战	97
十一、“中央突破”计划	102
十二、血战庙行	111
十三、防卫调整	129
十四、日军第三次换帅	134
十五、撤至第二防线	137
十六、停 战	146
 第四章 战后祭奠	151
一、战斗总结	154
二、日军暴行	163
三、民众抗战	166
四、战利品	171
五、战斗插曲	174
 第五章 烈士不朽	178
一、阵亡人数	178
二、烈士英容	180
三、烈士传记	192
四、烈士简历	278
五、英名考证	356
六、八十八师阵伤官兵	359
 参考文献	393
 后 记	395

第一章 松木场

松木场是杭州市西湖区的一个地名,位于西湖及宝石山之北,属于杭城的“西北偏北”。

我从小生长在松木场的外婆家,小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松木场,印象中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这里有河,有桥,有山,有洞,有树林,有荒坡,还有一些奇怪的建筑物。

我住在松木场铁路新村。由杭州铁路分局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铁路新村,那时只有六幢三层高的房子,故被称为“老六幢”。“老六幢”每幢都是人字顶,两个单元,每层三户,每户都有红漆木地板和抽水马桶,这在那个年代绝对属于“豪华配备”了,里面住的都是铁路系统的高级职员,我外公就是分局工务段的高工。看来,“铁老大”的实力一直都是比较强的。



图 1-1 松木场铁路新村“老六幢”至今还在

在铁路新村的西北面,与其相邻有两幢半掩在绿树丛中来头更大的,明黄色的宿舍楼,分别是四层楼的省委宿舍和三层楼的人委(人民委员会)宿舍。这两幢楼,同样建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是办公用的,后被改作省委、省政府工作人员的宿舍。省委宿舍的再西北面,跨过西溪路,就是老杭大宿舍,里面住的是原杭州大学的教师。

松木场西段的主要建筑物,那时除了以上三处宿舍楼,另外还有一个省军区的汽车连的驻扎地,时而有军用卡车进出,而其他地方都是小树林和荒草坡,显得有些冷僻。

松木场的东段却是个闹市区,有菜场和各种店铺,还有小桥流水人家。记得我小时候到保俶塔小学上学,要走过一座跨在松木场河上的小桥,小桥两边是水上人家的破旧平房。桥边有零食店、杂货店和剃头店,剃头店里有一位红脸膛的理发师,名叫“关羽”(音),嗓门很大,手艺很好,只是手里拿的是剃头刀而不是青龙偃月刀。每次路过这里,都有我最喜欢闻的芝麻团子和烧饼油条的香味。可惜如今松木场河已被填成马路,小桥也没了踪影,一点也没有江南水乡的意思了。



图 1-2 当年松木场河上的桥

住在省委宿舍楼里的人上下班,往往会就近穿过铁路新村,因此两个单位的人都很熟络,各自的小孩们也时常玩在一起。

那时候的小孩都是看着《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等“抗战大片”长大的,都有一颗“战斗的心”。平时除了人少时玩玩“打玻璃弹子”“拍洋片”等“小儿科”游戏外,每到假期,小孩一多,就会由几个孩子头组织玩“高大上”的“打仗”游戏。“战斗部队”依据“驻地”分成两方——“省军”和“铁